



仇深海血

——地主罪行录

1956



地主階級

地主階級是地主。

地主階級是地主。

編者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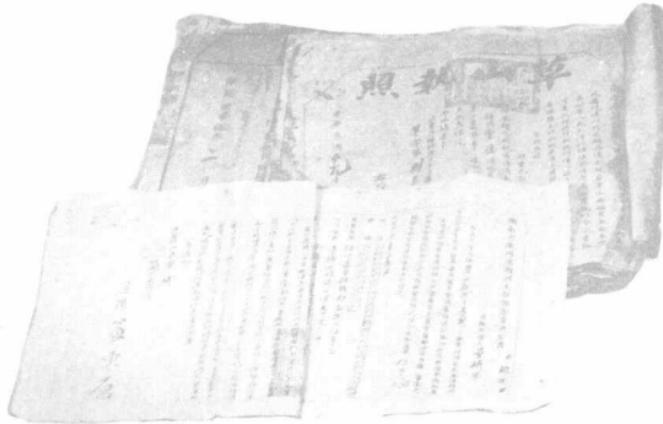
青少年讀者：你們知道在旧社会地主階級是怎样压迫、剝削農民的嗎？你們對地主階級罪惡的嘴臉和農民悲慘的遭遇都了解得清楚嗎？你們當中有些人解放時還是未經世事的孩子，有些人甚至是解放以後才出生的，沒有經過階級鬥爭的暴風雨的鍛煉，對勞動人民過去被压迫、被剝削、被奴役的痛苦缺少体会，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們要做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的紅色接班人，就一定要懂得什麼是階級和階級鬥爭，一定要具有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因此，你們就更應該加強階級鬥爭的學習，更多地去了解舊社會里階級剝削、階級压迫的殘酷的情況。

這本書里收集了曾經在報上發表過的十多篇文章，這些文章都是用血和淚寫成的。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萬惡的封建制度下，地主階級的種種無恥的罪行，看到他們的血腥發家史，看到他們的萬貫家財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政權，是如何建築在千百萬農民的白骨上面的！這血海深仇，我們永遠也不能忘記！

今天，我們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解放了，翻身了，正在建設着自己幸福的生活，建設着美好的社會主義。但是，被推翻了的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是不甘心死亡的，他們總想復辟，企圖重新騎在人民的頭上來作威作福。他們中間不是有人早就記下了“變天”帳嗎？不是有人還在進行破壞、進行反革命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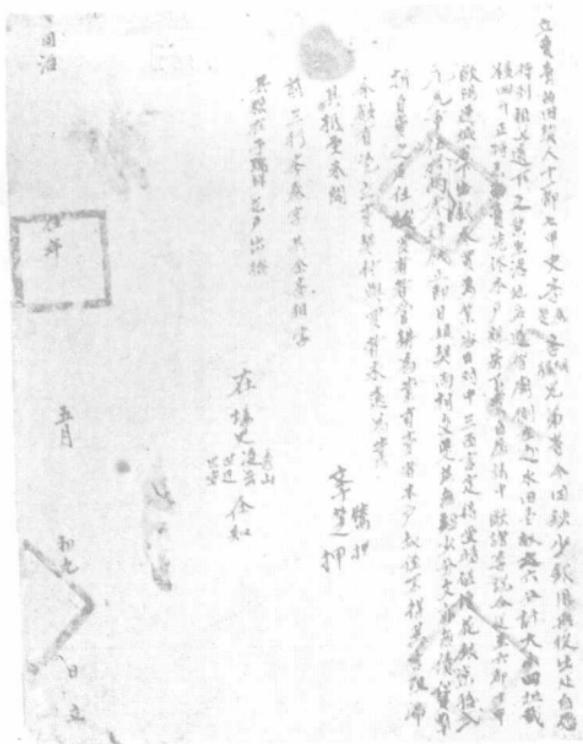
动嗎？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沒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一有机会，就想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事实告訴我們，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都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千万不可忘記阶级斗争，千万不可忘記无产阶级专政。我們應該經常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这里所介紹的地主阶级的罪行，就正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一部分很好的材料。大家对照旧社会的痛苦，就更能够知道新社会的幸福，就更能够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就更能够懂得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祖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立志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爭取社会主义建設的新胜利而加倍努力！

在旧社会里，地主阶级仗着反动政府用霸占的办法和残酷剥削的办法，掠夺农民的土地。



这是伪湖南省政府给汉寿大地主曾琦霸管草山的执照。

宜章农民史学秦在地主欧阳连城的压榨盘剥下，被迫出卖青苗田。这就是卖田的契约。



地主阶级利用高额地租、押金制度、高利贷及种种额外剥削，残酷地榨取农民的血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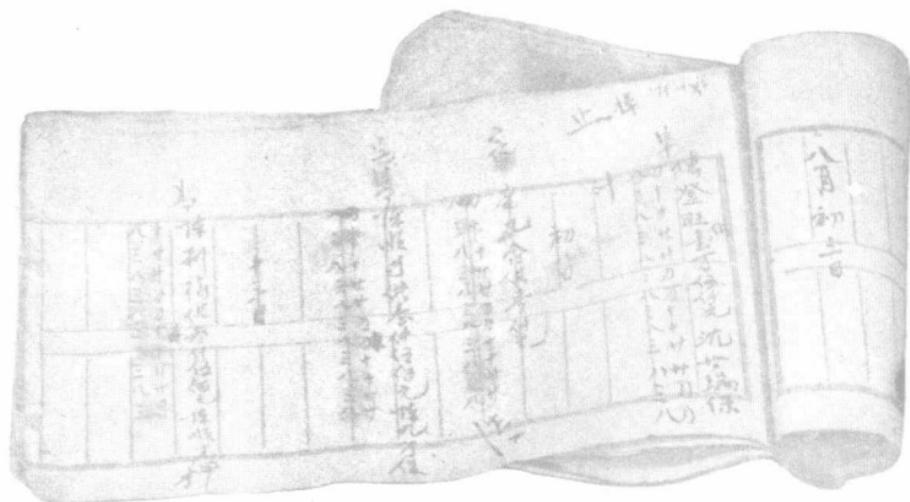
沅江地主王一华占有垸田四万多亩，这是他收租
收押金的簿据。

立佃约字人劉桂橋今憑引吳廣
生桂德細到
東主舒章經山莊名下契管三坊地
名菊政區湯家冲梅子洞二處水田
乾成屋宇武穴塘池苗土茅山東池
等項三面樣信銀大洋壹伯陸拾圓整
年年議納租稅伍拾肆兩半斗正秋收丈
量東倉毛中廻晒不少升合其有樹株
只有刦割不得砍伐屋東門壁不得損
坯倘有損壞議將信札起倒有天年大
旱耕東遇旱引路有詛言威納其耕不
向遠近退耕並修築墻垣之資頑信
名全坐具食飲有溫室此着件并保東
佃約永承交期勿使每年稟穀六斗割雞
或只每年納茶油壹拾伍斤其有未滿
保佃盤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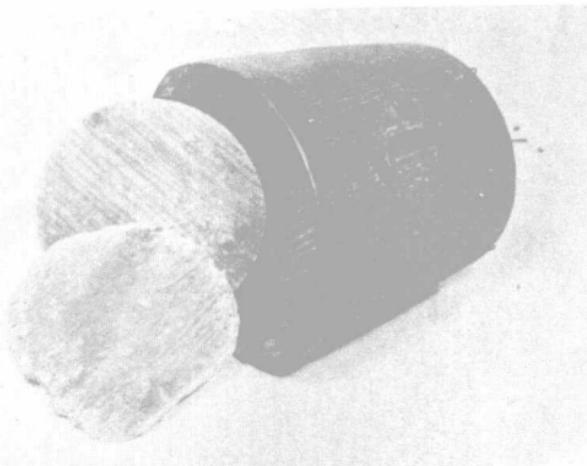
原列在前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劉桂橋立
劉桂橋

这是一张佃约。湘乡农民刘桂桥佃地主舒章经的田，不但要交租交押金，还规定要交糯米、新鸡、茶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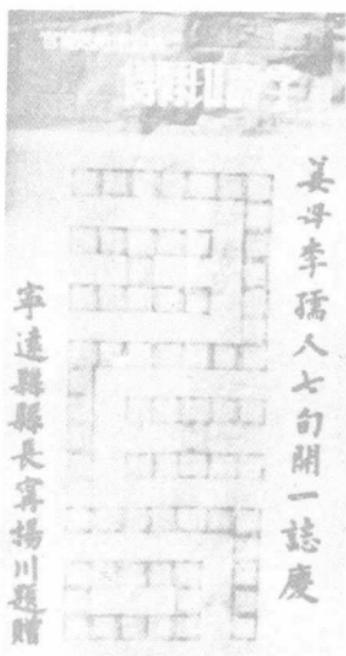


这是宜章地主李世俊的“五日会”帐簿，
五天計算复利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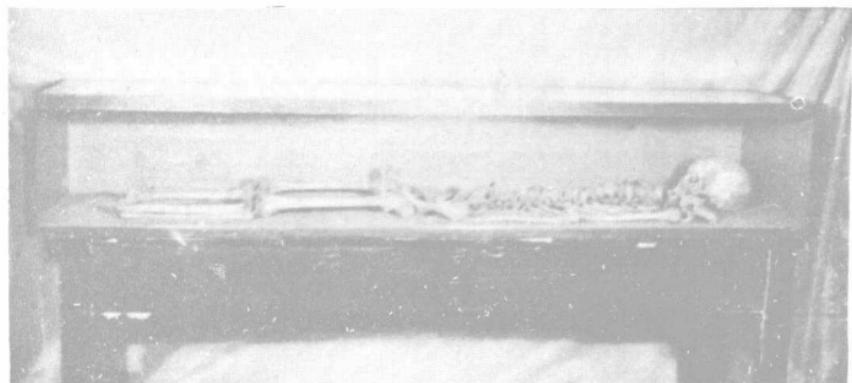


这是資兴地主黃远抱用的双底斗，收租时抽出內底，每斗大一升，卖谷时装进內底，每斗小一升。

地主阶级和官僚勾结一起，利用反动政权残害农民。



伪宁远县长甯揚川，用县印盖成寿字中堂为地主姜立元的母亲祝寿。



一九四四年，邵东农民李云生的妻子，因检禾穗被地主刘惠元砍死。李云生去告状，伪法院故意刁难，说要验骨头，李云生只好煮烂妻子的尸体，把骨头送去，但伪法院又推三阻四地拒绝了，直到解放以后才报了仇。这是李云生保留下来的他妻子的尸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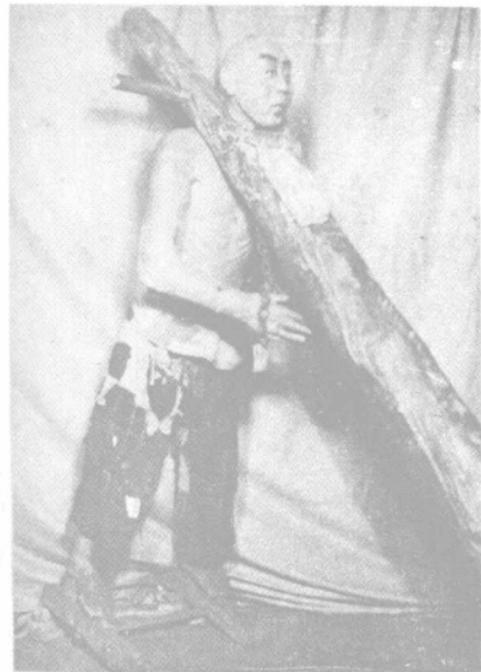
地主阶级还利用族权、神权来统治农民。

醴陵地主陶思安，常以违反“族规”为名，把欠租欠债的农民抓到这块灵主牌位前拷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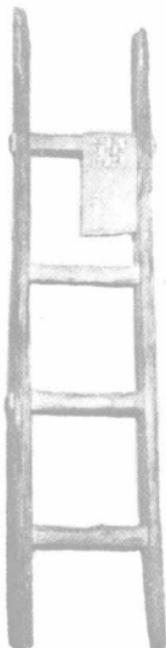


这是长沙县地主张顺生用来掩饰剥削罪恶、欺骗农民的“财神”。他说他是靠这个“财神”发家的。

地主阶级还私设公堂，用种种残酷的刑罚迫害交不起租还起债的贫苦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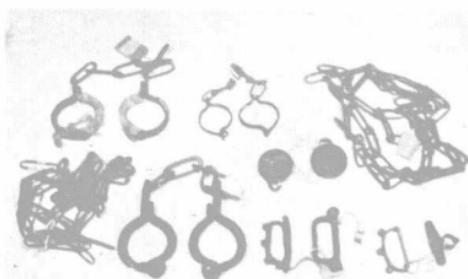


这是安仁地主許时雨的木枷，重四十多斤，曾因逼租逼债枷过四十多个农民。



这是慈利地主李君国杀 → 害农民李维丙的溺人梯。

这是地主阶级用来迫害农民的镣铐。



农民在血腥的統治下，在残酷的压榨下，只落得家破人亡。

隆回农民张玉云，因交不起租，被迫写下这张字据，把女儿卖给地主李斌卿作使女。

立賣女字人張玉雲妻伍氏今因年歲漸星
荒蕪又弃旱合甚策惟以度活夫妻商議
情愿將女兒名翠妹年將三歲送至親人
說合賣於李成輝為婢信誠素拾奉事倍至
自賣之後經兄誠鄉鄰養恤有傷風而病
各安天命倘或賣爲逃走懲恨自難概不於
張姓戶族及王云夫妻相湊日後另行取嫁
買主所辦賣者不得異論恐後無犯王賣女字
一紙為據

一九四六年，湘乡
大官僚地主毛炳文催租
逼死贫农彭彰福，这是
彭彰福妻子的鸣冤后
事。



在旧社会，不劳而获的地主过着极其奢侈荒淫的生活；终日辛勤劳动的农民，反而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



这是湘潭地主伍蔚湘花七万多光洋修建的“伍家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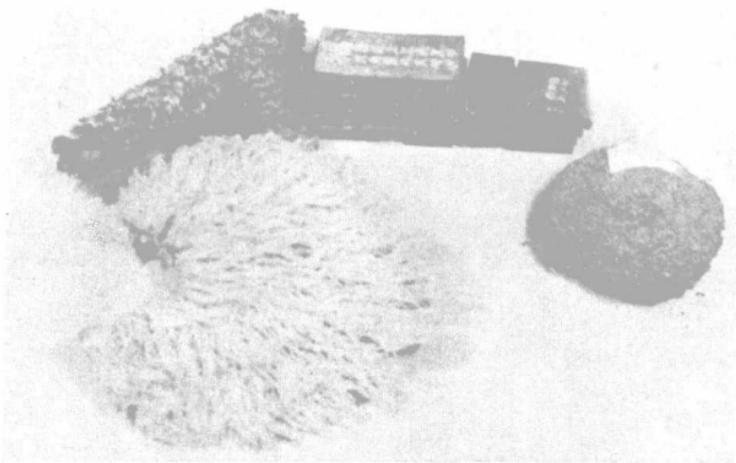


这是祁东贫农彭兴村全家十四人住的破烂不堪的茅棚。

这是湘阴地主易品珊用一百二十石谷买的水獭皮袍。



这是宁远农民唐礼福家
穿了一百六十二年的破棉
衣。



这是沅江地主郑国俊經常吃的魚翅海参
和补品。



这是农民用来充飢的野草、观音土等。

目 录

編者的話	
图片	
永远不要忘記地主階級的罪行	(1)
肖閣王	(9)
“洲土大王”的血腥发家史	(21)
哪一样不是逼勒佃戶得来的?	(27)
熊佔子一家的悲慘遭遇	(32)
痛苦的往事	(36)
朱一娘是怎样失去土地和房屋的?	(39)
惡霸地主李世俊的“五日会”	(43)
我父亲死的那年	(45)
洞庭淶上血泪难忘	(49)
永世难忘的階級恨	(61)
惡霸地主陈世林杀死了我的父亲	(66)
在旧社会里，农民哪有說話的自由!	(69)
吃人的庭院	(72)
“活人垫棺材”	(74)
“变天”帳	(76)

永远不要忘記地主階級的罪行

在新中国幸福的岁月中长大的青年讀者，你們知道在旧社会的情况嗎？那时候，一年四季辛勤劳动的农民，到头来还吃不饱、穿不暖，还要被餓死凍死；而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地主老爷，却穿綢着緞、餐魚餐肉。为什么世道竟是这样不公平呢？这就要从那时候的社会制度、土地占有制度上去找原因。解放前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象三座大山一样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他們霸占着生产資料和国家政权，对广大人民进行着殘酷的剥削和野蛮的統治。那时候的土地差不多全被地主阶级霸占了。拿湖南的情况來說，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三的地主，占有全省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的土地，但是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九的貧雇中农，却只占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土地。地主阶级霸占了大量的土地，出租給无地、少地的农民，向他們勒索租稅，这就造成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地主这样大量的土地是从哪儿来的呢？他們是依靠着反动政府明目張胆地进行劫夺，依靠着地租、押金制度来无限制地对农民进行盘剥、榨取。无数农民的土地、房屋，就是这样被兼併、被搶走了。汉寿有名的大恶霸地主“洲土大王”曾偉九，是

軍閥白崇禧和叶开鑫的干儿子，他在反动政府那里取得了一張“阡划图”和地照，用这种所謂“合法手續”，一下就把數以万計的农民开垦出来的洲土霸为己有了。

多么残酷的經濟剝削

他們霸占了土地，然后又利用它去向农民榨取地租。地租一般要占到收获物的一半以上，甚至于百分之八十九十。湘潭貧农沈錫周，佃种地主胡警銘二十二亩水田，每年只能捞七十七石谷，交租就是五十三石。沈錫周因貧穷交不起押金，每年扣押金息谷五石半。这两項剥削加在一起，就达到了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六；加上送礼，义务帮工等額外剥削，那就更多了。

地主出租土地还要向农民收押金。这是地租以外的一种額外剥削，是佃农給地主当奴隶的保証金。湖南佃农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因为交押金亏帳而致完全破产的。长沙貧农严在厚，一九四二年佃地主袁泽成九石三斗田，开始就交押金光洋两百元，谷子两百石，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七年逐年增加，后来增加到了光洋四百元，谷子四百石。地主利用这些押金又去买田，放高利貸，做投机生意，更凶殘地剥削农民。

高利貸是地主勒索农民的又一根繩子。隆回县大地主周哲卿在肖滿爷死了母亲无錢安葬的时候，借了一百块錢給他，那时谷子两块錢一石，一百块錢算成五十石谷